

從逾越節看節期處境神學

林澤超*

引言

逾越節為猶太人最重要的節期，為民族的生日，神在這日拯救他們脫離埃及的奴役，他們由設立逾越節開始一直遵守，至今已逾三千多年。¹ 此節期及禮儀承載了猶太民族重要的歷史和信仰內涵，與他們的生活及靈性文化有密切關連，但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他們的生活處境在改變，節期加入了新的特質，一些環節也被改動甚至移除，即使原初的禮儀仍然保留下來，卻被賦予了新的意義。² 這些轉變在過去千百年間發展及形成，本文主要集中在聖經中有關逾越節事件的演變（出埃及的源起至新約耶穌時代），並緊接之哈加達（逾越節慶典禮文）。那些被視之為過去及固有的聖經及傳統，³ 在其發展的過程中，也曾經歷一些演變的過程，在當時出現對舊傳統的新詮釋，其實正是在進行及發展我們今天所稱的「處境神學」。更有意義的是，這是聖經所認可，或說由神親自促成，因此可以為我們探討及闡釋處境神學提供清晰例子，並從中找出其特質。

一、逾越節的四個階段

從節期的意義與禮儀的轉變來看，可將逾越節分為四個階段：出埃及事件（設立逾越節）、入迦南後的逾越節、耶穌設立餅與杯、哈加達逾越節。前三個階段歷千多年，直到主後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毀為止，⁴ 聖經有清楚的記載，因此聖經是研究逾越節的基本資料（參附件一：逾越節聖經經文）；哈加達是逾越節的禮儀

* 林澤超是信義宗神學院教牧學博士生。

1 在舊約聖經時代，他們經常背棄神，肯定沒有完全遵守逾越節，但自前六世紀亡國開始，痛定思痛而嚴謹遵守。現今以色列國內仍按聖經吩咐放假守節，有七日（首尾休息）及八日（首尾各二天為假期，中間四天為半假期）兩種，見Hayim Shoys, *The Jewish festivals: a guide to their history and observance* (New York (State): Schocken Books, Distributed by Pantheon Books, c1996), 頁38。

2 Hayim Shoys, p.43.

3 處境神學就是探索被視為過去經驗的聖經與傳統，與被視為現在經驗的處境（人類經驗、文化、社會定位、社會改變）的關係。

4 Judah Benzion Segal, *The Hebrew passover: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A.D. 70* (England: Oxford

慶典，為緊隨新約聖經時代之後漸漸編輯而成，其內容可能在耶穌或更早時代已經實行，⁵ 其主要內容及形式一直存留到今天。

A. 逾越節的設立

逾越節被定為新的開始：「你們要以本月為正月，為一年之首。」(出十二2) 可算為民族解放的日子，因此為歷代以色列人最大的節日。但細看下有些奇怪，它不是在正月初一日開始，乃在十五日(或十四日黃昏)開始，即使連同視察羊羔沒有殘疾的日子在內，也只由正月十日開始，不是正月一日，如此說來，它被定為一年之首是取意為新的開始，但又不是最理所當然喻意全新開始的正月一日，神為什麼如此選定逾越節的日子？按古遠傳統，這是春節，也為畜牧者的節日，以色列人的祖先是畜牧的牧羊人(創四十六34)，小羊羔在春天出生，牧羊人的家庭在滿月(陰曆十四至十五日)的日子宰殺一隻羊來慶祝，逾越節很可能承襲了此慶祝新生的日子。⁶

逾越節設立的肇因十分明確，是神拯救以色列人離開埃及，脫離奴役，救贖為此節期的精髓，為以色列民族新的開始，因此，此日期定為正月。擊殺埃及人的長子，但逾越以色列人的家，這是神在此刻連串的救贖作為，所以此節期以神逾越的救贖作為來命名；宰殺羊羔、塗血、吃羊羔為以色列人配合神救贖作為的行動，結果是每一個埃及家庭都失去長子，卻沒有一個以色列家庭失去長子。由於以色列人倉促地離開埃及，麵團沒有時間發酵，在緊接離開埃及的日子便吃無酵餅(出十二31-35)，這與逾越節宰殺羊羔的那天相連，使節期連續八天，成為大節日。簡而言之，逾越節羔羊與無酵餅為節期的象徵代表，逾越節羔羊象徵救贖，無酵餅指向自由。

除此之外，它是家庭的節日，一家人聚在一起，因滅命天使的緣故，甚至連家門也不可離開，這樣一家聚在家中謹守逾越節，可確保他們沒有一人被遣

University Press, c1963), pp.1-2.

5 哈加達為逾越節慶典禮文，禮文內容實踐了多久沒有肯定答案，有人對照耶穌設立聖餐的餅、杯、盆子(一同蘸手的盆子)，與哈加達實踐的內容有些相似，但福音書只記了片段資料，難以作有力論證。周兆真在其論文*A study on the Gospel of John in the light of the Passover Haggadah*(未出版的道學碩士論；香港：信義宗神學院，1985)中嘗試論證哈加達在一世紀耶穌時代已存在，約翰福音與米示拿並哈加達逾越節用了「我是」此特別而相同的字(頁1-8)、約翰福音第六章耶穌與猶太人的對話與哈加達逾越節四個兒子發問之三重形式有相同結構(頁27-31)。

6 Hayim Shoys, pp.38-40.

漏。

B. 入迦南後的逾越節

在以色列人進入迦南之後，逾越節的意義及禮儀明顯有了很大改變。這是關乎「你們到了我賜給你們的地」的條例（利廿三10），⁷那時他們開始在迦南地務農，因此將節期與農耕的情況結合起來，在五經有關逾越節的記載中可以清楚發現，以下提出兩項：

這是獻初熟莊稼的節日（利廿三10-14），針對「你們到了我賜給你們的地」的全新處境，在農耕社會，面對雨水、太陽等引致農作物能否按時收成的考驗及掙扎，這是生死存亡的掙扎。那位昔日曾經拯救我們離開埃及進入迦南的神，究竟能否在今日，祂在領我們來的新處境中幫助我們？原來拯救我們離開埃及的神也是農作物的主，祂能叫水立起成壘及用大東風吹乾河床而讓以色列人離開埃及，也能呼風喚雨讓農作物有好收成。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攻打耶利哥前夕，聖經特別記載以色列人守逾越節，並連於吃土產，上文更追溯至行割禮（書五），每一事件都具有重要指標作用：行割禮（神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逾越節（神拯救以色列人的救贖行動）、吃土產（神賜予進入迦南地後的生活供應），將上述重要新階段的起頭與今天要面對新的階段連在一起，這是同一位神。

聖經稱此月份為亞筆月，這是古迦南地一月份的名稱，此名稱與農耕有密切關係，「亞筆」在現代希伯來文的意思是春季，在聖經中指穀物的莖變硬，穗趨向成熟而重量增加，開始下垂形成如耳朵形態，預示農作物在該月份之內就可以收成，⁸由於迦南地使用陰曆，比陽曆一年少了約11天，累積下來越距越多，要增加閏十二月來使之與農耕日曆相吻合，其量度方式就是當數至亞筆月，穀物（大麥最先成熟）的莖應該變硬而仍未變硬時，就增加閏十二月，因此

7 五經有不少關乎逾越節的經文，但不少已論到在迦南地的情況，其實部份五經內容的寫作比摩西在生時較遲也是必然的，底本說(Documentary Hypothesis)將五經分為四個底本(JEDP)，更將著作年代推遲至主前850年起（當然引起主張摩西成書說及五經統一說的學者強烈回應，並在後期不少考古及文獻發現中，證明五經用字與條約可追溯至主前二千年代）。以色列人進入迦南是一項歷史事件，也因著進入迦南地而面對新的處境，因此上述演變在進入迦南後較早或較遲（底本說日期）才形成並不重要，因都是根據新處境而演變出來。當然五經的經文很可能比列王記及歷代志早，本文也將它分開論述。

8 「亞筆」一字在出九31雹災時也曾出現，經文說「那時，麻和大麥被雹擊打；因為大麥已經吐穗，麻也開了花」，「吐穗」就是「亞筆」，直譯為處於亞筆狀況(was in Abib)，那時穗

亞筆是用以觀察農作物收成及調節曆數，⁹ 亞筆月的名稱已滲入了農耕社會的元素。

在迦南時期，聖經記載了兩次特別的逾越節（代下卅1-27，卅五1-19），它由君王發動（希西家王與約西亞王），為超大型逾越節慶典禮儀，與當時之政治及社會處境緊密相連，在國家中興的政治層次上佔了重要及象徵性的地位。希西家王的逾越節正值北國剛為亞述帝國所亡，他召喚北方支派前來參加（經文曰「傳遍以色列……傳遍了以法蓮、瑪拿西，直到西布倫」），並因此破天荒將節期延至二月舉行，強調耶路撒冷中央聖殿的地位，¹⁰ 此招聚北方民眾及強調一殿一神的措施，明顯產生政治社會上的穩定作用。同時希西家亦將耶路撒冷擴大了，由大衛城擴至西邊山，為前面積的四倍，¹¹ 擴大部分稱為第二區，以收編北國的難民。約西亞的逾越節發生在其在位18年間，為宗教復興的高峰，緊接在聖殿尋獲律法書之後，並連於他在位12年開始，在全國進行的除掉偶像邱壇的行動（代下卅四3-7），守逾越節代表了與神全面恢復關係，作立約守約的子民。

聖經中提到的迦南地逾越節，都出現向神獻祭及在聖殿守節（約書亞記第五章所述的大概是在家中守節，但此時為進佔迦南地的前夕），不限於往日只在家中過節，固然家中逾越節的筵席依舊，但加入了大規模的、以聖所為中心的元素。由於羊羔在聖殿屠宰，再也沒有在門框門楣塗血的行動。

C. 耶穌設立餅與杯

一般學者相信耶穌設立聖餐的筵席是逾越節的筵席，因此仍可視之為守逾越節。¹² 但聖經只記載耶穌受死前與門徒一同遵守的那一次私下的逾越節筵席，並沒有詳述耶穌時代的逾越節，而記載的焦點在新約教會稱為耶穌設立聖餐的言行上。當然它在猶太人逾越節的傳統上不佔位置，但在新約教會卻是劃時代

子開始成熟，重量增加而下垂，因此不少英文譯本作was in the ear。

9 Noga Hareuveni, *Nature in Our Biblical Heritage* (Israel: Neot Kedumin Ltd, 1980), pp.46-51.

10 Judah Benzion Segal, p.18.

11 Magen Broshi, "Estimating the Population of Ancient Jerusalem" in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June 1978), pp.10-13.

12 有學者認為耶穌的最後晚餐並不是逾越節晚餐，因為耶穌故意藉此設立一個全新的禮儀，此爭論源於約翰福音與對觀福音就耶穌最後晚餐的日期有不同說法。但此說法並不足取，一與逾越節的傳統脫離甚至對立，二是與新約聖經一再說明新約為舊約更美及完全的實現並不相符。

的，因此在此列為一個階段之內。

在傳統的逾越節中（相對耶穌時代），以羊羔作為救贖之表徵，在耶穌此次逾越節筵席上，逾越節羊羔仍在（福音書記載門徒遵照耶穌吩咐預備了逾越節的筵席，太廿六17-19，可十四12-16，路廿二7-13），但耶穌凸顯的是餅與杯，即使耶穌沿用了當時逾越節慶典程序中已有的餅與杯，但此餅與杯被賦予新的意義，耶穌明確指出這是耶穌的身體及血，並藉此設立新約，明顯有救贖的象徵意義，在此要注意兩項：一是這逾越節筵席上兩個救贖表徵並存，即古時出埃及的羔羊、此時耶穌所言的餅與杯；二是餅與杯的意義不只在表徵事物的改變，更在表徵意義的新詮釋。換句話說，耶穌設立聖餐的筵席是逾越節的筵席，救贖的意義依舊，但用了全新的表徵意象，將救贖者轉移在自己身上，由耶穌的死設立新約，成就救贖，將救贖引進新的階段。

為什麼耶穌如此起用新的表徵意象，此理解未見於當時的猶太人中，聖經學者追溯至約翰福音第六章耶穌就「生命的糧」的言論，顯示此觀念早見端倪，但很少清楚交待其演變過程。¹³ 周兆真更進一步引證約翰福音第六章充滿出埃及象徵論(Exodus typology)，約翰福音第六章之糧食、神話、山、履海與出埃及之嗎哪、律法、西乃山、過紅海是相對應的，此「糧」字在出埃及記十五至十七章的七十士譯本中出現。¹⁴ 約翰福音與耶穌聖餐中之救贖觀念一脈相承，因此耶穌設立之聖餐是沿用舊思想，但又以自己代入作其成全者，將逾越節之神之救贖作為引進新階段，成就更新與更大的救贖。

D. 哈加達逾越節

哈加達(Haggadah)是猶太人的逾越節慶典手冊，是從聖經、米示拿及米大示¹⁵ 選裁的摘錄，再加上一些儀式而成。哈加達的文獻很可能在二世紀開始流傳，¹⁶

13 Paul Bradshaw and Lawrence Hoffman, *Passover and Easter: the symbolic structuring of sacred seasons*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c1999), pp.115-117.

14 參周兆真(1985)。周文探究約翰福音去論證兩件事：一是哈加達在一世紀耶穌時已存在、二是約翰福音第六章充滿出埃及象徵論(Exodus typology)。其實兩者可分開存在，其首論證之立論有一定爭議，即使不予接納，第二論證仍可成立。

15 米示拿及米大示為猶太人重要的宗教典籍，米示拿意為「重覆」，屬口傳律法，記載古代拉比對律法書(Torah)的口頭詮釋，全書分六部分，節期為其中一部分，記載關於安息日及聖日的法規，在主後二世紀成書。米大示為律法書的註釋，主前二世紀開始成書。

16 哈加達的內容一定在成書前已流傳，但不確定書中的記載推前至什麼時候已開始實踐，當然哈加達慶典並不是一次完成或被確認，內中不少是承接舊約傳統的內容，應該很早前已流傳，不少學者相信該部份可反映耶穌或更早時代的情況，部份是70年耶路撒冷被毀後才

使在聖城以外居住的猶太人也能履行宗教生活，學習猶太教的制度和傳統。其內容在每一代再經修改及加插。現存最古舊的哈加達抄本來自十世紀，哈加達在不同背景下獨立發展，有多個版本，但主要內容卻大同小異。

哈迦達有一項最重要的更動，以餅取代羊羔作為救贖的表徵意象。當然此源於主後70年聖殿被毀與獻祭終止，因此必須尋求取代之方式，¹⁷使舊禮儀的精神延續下去。按文獻記載，此情形在主後100年後開始出現（即聖殿被毀幾十年之後），並取得大部份人採納，它也為禮儀帶來變化，設定三層的無酵餅，中層會擘開成兩半，那收藏起來的較大的一半叫藏餅(*afikoman*)，用以代表逾越節的羊羔。¹⁸

哈加達為首份我們知道有關猶太人在家中守逾越節的整全禮文（參附件二：哈加達禮文書內容），哈加達(Haggadah)的字根nagad是「告訴」的意思，有很強的教導作用，要將神救贖的事件與信念「告訴」子孫，同時加入盼望的元素。

發展及漸漸形成。

17 聖殿被毀後，猶太人曾在別處繼續獻祭，但始終不能與昔日耶路撒冷的聖殿相比，難以推廣及延續舊約禮儀的精神。

18 Paul Bradshaw and Lawrence Hoffman, pp.109-114, 118-122.

E. 綜合對比

以下以表列形式將四個階段之情形及演變排列出來：

	出埃及事件	入迦南後	耶穌設立餅與杯	哈加達逾越節
處境	- 在埃及受奴役 - 法老不容離開	- 進入迦南地 - 轉為農耕工作		- 猶大亡國及分散於列國
需要	- 神拯救他們離開埃及	- 神駕御天然氣候與作物收成		- 如何讓逾越節的意義及意識延續下去
禮儀	- 逾越節羔羊 - 守除酵節	- 逾越節羔羊 - 守除酵節：加獻初熟土產	- （禮儀祭物依舊，包括羊羔） - 耶穌設立的餅與杯	- 沒有羔羊 - 守除酵節 - 慶典手冊
更動與意義		- 增加：獻羊羔→獻土產 - 擴大：頭生子→初熟土產	- 更新：餅與杯→耶穌是救贖主，成立新約	- 更動：餅代表羊羔 - 增加：慶典的禮儀
其它	- 家庭守節 - 急促的吃	- 家庭守節及國家節期	- 家庭守節及國家節期 - 悠閒地進行	- 家庭守節 - 悠閒地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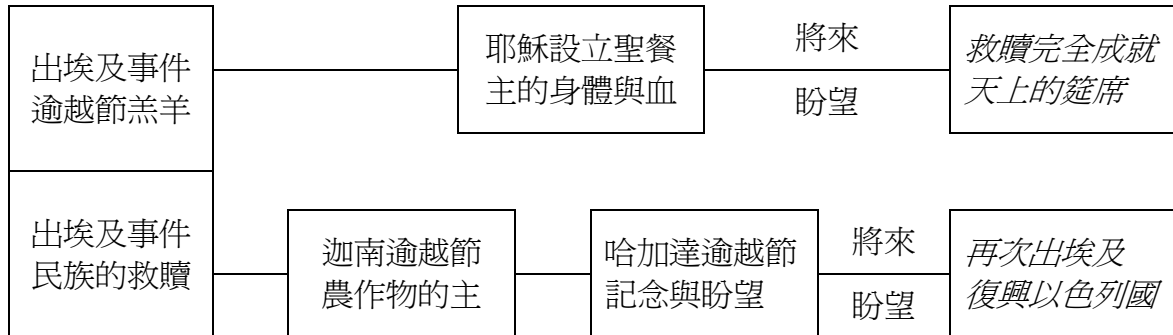
二. 逾越節與處境神學

逾越節的演繹及禮儀隨處境而更動，在上文中清楚可見，它不是後世神學討論之發明（發明的只是此名稱），而是在聖經記載中已一再顯示出來，即在處境神學中三大源頭之一的聖經中的「處境神學」。

A. 兩個發展方向

按上所言，逾越節分為四個階段：出埃及事件（設立逾越節）、入迦南後的逾越節、耶穌設立餅與杯、哈加達逾越節，而且明顯地朝著兩個方向發展，就是猶太教與新約教會（基督教、天主教、正教及其它）兩條脈絡，即是以色列人歷史及屬靈救贖歷史。對以色列人來說，逾越節是神在猶太民族身上的救贖作為，救贖的神掌管他們的生活，掌管民族的存亡及發展，他們在記念昔日被神救贖的歷史時，亦點燃起神再次施行救贖的期盼。對新約教會來說，聖經是神的救贖歷史，記載由人類墮落至神完成終極救贖的事件，而逾越節是舊約最具範例性質的表徵，此逾越節的羔羊在新約耶穌基督（林前五7）身上正式落實，將舊

約與新約貫串起來，全面地勾劃出神的救贖計劃，現正在等候救贖進程及其果效的完全彰顯。兩者的發展都有神的手在其中，都記載在聖經上，都謹守神的救贖的核心內容，以下的圖解簡單地顯示其發展進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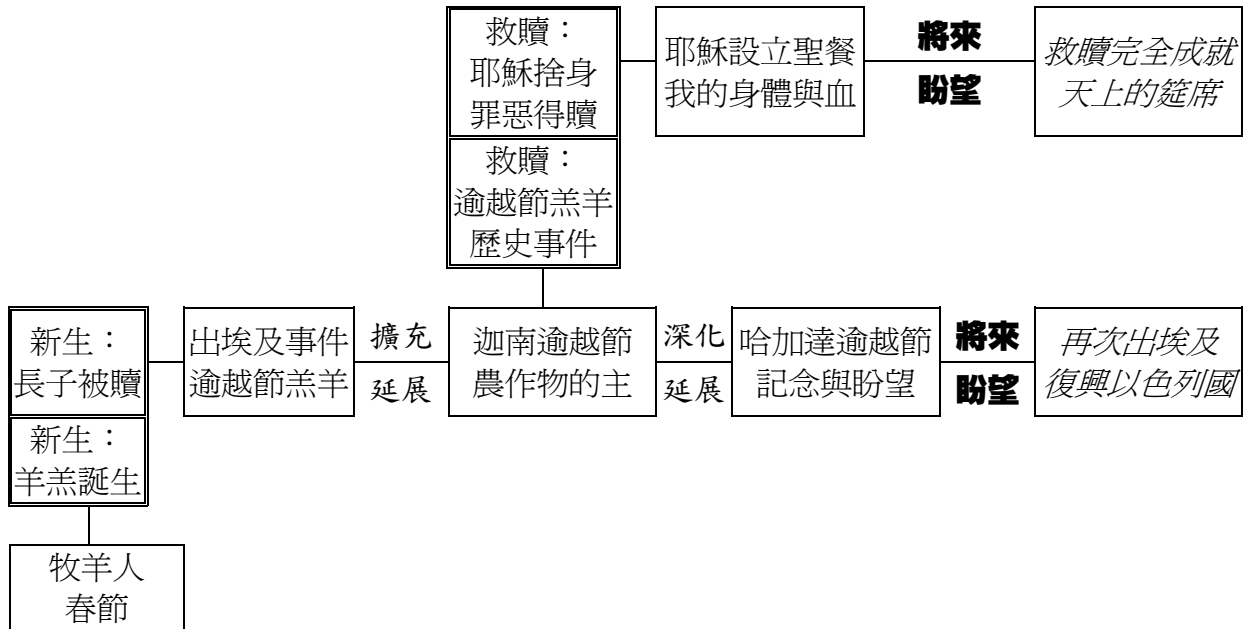
這是兩個演進方向，提供兩重視域，新約教會應該有猶太人的視野，明白神在歷史處境中的作為；猶太人需要有新約教會的視野，認識耶穌為彌賽亞。可惜猶太人錯失了歷史契機，未能認識耶穌基督正是他們切切等候的那一位（羅九至十一章保羅對神救贖計劃的詮釋，初期教會彼得與保羅向猶太人的講道，見徒二、三、十三章），但即使他們一早認識了，將他們的逾越節調整軌道，與我們的受苦節接軌，但那節期的意義、禮儀仍然不可能相同，也不應該相同，因為對猶太人來說，逾越節有著一頁頁他們民族真實的歷史，是民族新成立、在迦南地生存、在異邦苦苦思念盼望的歷史。

B. 兩重演變層次

簡單而言，由出埃及（成立逾越節）至入迦南為擴充，強調救贖的神也是賜土產的那一位，亦即是與以色列人開展救贖關係的神也是進入他們生活中的神；耶穌設立餅與杯為一種蛻變，不只加入以餅及酒之救贖表徵的改變，更在救贖者的轉移，耶穌是救贖主並成立新約，將救贖引進更豐富的層次；哈加達逾越節因應猶大亡國及猶太人分散列國而成形，相對之前的逾越節為一種深化及延展，慶典禮儀的深刻解說及高度參與具很強的深化作用，慶典禮儀中加入等待再一次被救贖的元素，是將記念昔日出埃及的救贖事件（成立逾越節）延展至對神將來救贖的盼望。

逾越節有其演變過程，但綜觀這些演變，可分兩重層次，以下的圖解更清楚表達此兩重層次，一種是層層而上的，其層次改變的比對用雙框顯示；平排

的是沿同一水平演變，其演變的比對用楷書體顯示；推演至將來的比對用**粗體字**顯示，因不能完全肯定其最後的具體形態，所以以**斜體字**顯示，並暫時放在同一水平上：



1. 由神立定

出埃及的逾越節及耶穌設立的餅與杯並不出於人類的發明及歷史規律的發展，是神始創的，出於神的主動，是神所立的核心信仰，是不可更動的真理，它具有以下特點：

一是提升了層次並豐富了內容，出埃及的逾越節日子很可能取代了牧羊人慶祝羊羔誕生的日子，甚至連繫上「新生」的概念，層次顯然提升了，如聖誕節與被其取代的羅馬太陽神節(Feast of Saturn)，層次完全不同，節日變成是關乎神的，是全新的作為，不再是牲畜的繁殖新生，而是生命的救贖行動。耶穌設立餅與杯亦是如此，固然救贖的觀念已經存在，但在此出現禮儀的轉變——羊羔與餅及杯並存，以及表徵事物的改變——餅及杯代表救贖，將救贖者轉移在自己身上。原來設立逾越節的羔羊，只是猶太民族歷史上一次的救贖事件，拯救他們脫離埃及的奴役，但如今的餅與杯，直接指向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祂才是真正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孽（約一29，林前五7），救贖的概念被提升了層次並豐富了內容，提升至神兒子的捨命而非象徵性羊羔的屠宰，提升至全人

類罪惡的赦免而非某次肉身與政治的拯救。

二是它屬於非處境的自然產物，並沒有處境的誘因促成此轉變及更動。出埃及時期的逾越節背景雖然是百姓在水深火熱中，但他們不會構思倡議如此的救贖，此救贖非出於人對處境的掙扎、探索、演變而成的，乃是神超然的介入、啓示及作為，摩西蒙召時也曾一再推搪，神要摩西向法老爭取離開埃及後，無論百姓及摩西也曾因阻礙而灰心抱怨（出五6-23），逾越節是神親自設定及完成的，殺長子更早於往埃及見法老之前（出四21-23）預告的。餅與杯是耶穌的身與血的救贖概念，這也是全新的，當時甚至是離經背道的，也沒有人附從。若追溯至約翰福音第六章以身體為餅來看，猶太人的反應是「這話甚難，誰能聽呢？……從此他門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60, 66）。在耶穌設立餅與杯的逾越節筵席上，在筵席上的門徒根本完全不明白耶穌所說的話。

2. 隨處境更動

入迦南後的逾越節及哈加達逾越節明顯隨處境延展及深化，除核心救贖的信念不可更動之外，其它的東西都可以變動。

入迦南後的逾越節其實沒有改變逾越節羔羊及守除酵節，兩者意義仍存，禮儀也依舊，但加入了獻上初熟莊稼，明顯是擴充及拓展。兩者並不相同但又並非不相干。救贖我們出埃及的神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出三6、16，四5），是立約的神，是「看見……聽見……知道……下來」（出三7-10，16-17）的神，是與人產生關係及對人作出回應的神，因此在迦南地耕種務農的新處境中，祂就是賜予土產的神。將初熟莊稼獻給神，可能與離開埃及的救贖行動中，指定頭生的要分別為聖歸神（出十三1，11-17）貫串起來。在神學上，救贖基本的信念是創造，是一種再創造的作為，救贖主也是創造主。一切源於神的創造及賜予，人如此，牲畜如此，作物也如此，地上一切土產為創造主所賜，在此也預設了神會賜下地裡的出產，因此「地裡首先初熟之物要送到耶和華你神的殿」（出廿三19）。¹⁹

哈加達逾越節最重要是以餅取代羊羔成為救贖的表徵，羊羔是逾越節的核心事物，在出埃及的晚上，羊血被塗在家家戶戶的門楣門框上，是與歷史事蹟結合起來的具體表徵，一如中國人傳說月餅之於中秋節一樣。羊羔作為逾越節

核心表徵至此時已有千多年的傳統，幾乎是無可取代的，但在此特殊時代中，聖殿被毀而獻祭中止，不能不以其它事物來代替。從文獻記載此情形在主後100年後開始出現，並取得大部份人採納，因此它也經過幾十年的掙扎、探索及發展才形成的。

C. 兩種功能向度

逾越節的演進，既有兩個發展方向及兩重演變層次，也必有兩種功能向度。從屬靈救贖歷史及神超然啓示來看，它必須產生相應的神學向度的功能，但從以色列人的歷史及由處境變更上來看，必定有社會向度的功能。

1. 神學向度

節期具有社群性質(*community character*)，在社群中進行，並被社群再塑造，因此節日不只包括對過去的記念，同時在今天及明天中將其更深層意義實踐出來，使節期有過去—現在—將來的向度，因而是處境性的。²⁰ 但此種歷史與社會文化的過去—現在—將來的向度並不足以解釋聖經事件，原因是現在與將來的向度有很多變數，更不能提供將來某種結局的保證。

在神學信念中，神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啓四8），這位神是在人的國中掌權的至高者（但四25，32，34-35），祂的權能使其永恆計劃在地上逐步推展及至終實現，因此神在地上的救贖作為也必然具備過去—現在—將來的向度，而且此過去—現在—將來的向度是按照神的計劃推進，逾越節是記念過去出埃及時的拯救，當下在節期禮儀中進入蒙神拯救與神立約的關係，並盼望將來完全的救贖。逾越節的拯救象徵未了的救贖，它在將來會再重演出來 (*symbolic re-enactment*)。²¹

我們對過去的概念與現在的應用並不陌生，上文亦已一一論及。下文將指出逾越節有關將來盼望的內容：如在第二聖殿（耶穌）時期之前，在羅馬政權統治之下，衍生出彌賽亞（第二摩西）觀念，期盼第二次出埃及事件，此感情與期盼特別投射在記念被救贖的逾越節上，因此每年逾越節是耶路撒冷的政治高度

19 唐佑之：《韻律與和聲：利未記獻祭與節期》（香港：真理基金會，2004），頁23。

20 Paulus Gijbertus Johannes, Post and others, eds., *Christian feast and festival: the dynamics of western liturgy and culture* (Belgium: Peeters, c2001), pp.168-169.

21 Gillian Feeley-Harnik, *The Lord's table: eucharist and passover in early Christianity*

敏感的時刻，有成千上萬朝聖者湧至，其中龍蛇混雜，不少來自北方貧窮受壓逼且革命思想盛行的加利利地區，耶路撒冷變得熾熱並情緒高漲，隨時擦鎗走火，引起軒然大波，因此統治者嚴陣以待，巡撫例必由首府該撒利亞回來坐鎮，在此情景下，更能明白耶穌被釘時的情況。

在哈加達逾越節時代，因為面對耶路撒冷及聖殿被毀，猶太人被驅散在列國的處境，²² 所以更需要鮮明的救贖主題，是記念的也是盼望的，以保存備受威脅的信仰。在哈加達禮文中加入了不少對將來盼望的元素，敘述部分開始有「我們今年在這裏慶祝，但我們盼望明年在以色列慶祝；我們今年在這裏為奴，但我們盼望明年在以色列得享自由。」（“This year we are here, next year may we be in the Land of Israel, This year we are slaves, next year may be free men”），與結束時的「明年在耶路撒冷」（“Next year in Jerusalem”）可謂互相對照。²³ 禮儀未了有以利亞座位及以利亞杯，此座位是空置的，而杯也是留在桌上不會飲用的，雖然它並不出現在每一個哈加達的版本中，亦明顯是較後期才加入的思想及禮儀，卻毋庸置疑是一種盼望的表徵。以利亞是彌賽亞的先鋒，為其預備道路，他們期盼以利亞先知來到，然後引進彌賽亞時代的來臨。²⁴ 其實耶穌在設立餅與杯時，祂的十架救贖工作正在該次逾越節中完成，那時耶穌也預告「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國裡同你們喝新的那日子。」（太廿六29）即將來救贖計劃完全成就的日子。

2. 社會向度

節日(feast)由拉丁文*festus*而來，其字源*fes*意為禮儀，因著特別或具體的目的，如特別的社會狀況（如新年）及歷史事件，把某些日子區別出來作記念的日子，並藉禮儀承載及賦予特別意義。它有重要的社會功能，如身份認同（尤以歷史事件）、團結凝聚（或喜或悲的共同經驗），讓個人及群體找到共同的身分，²⁵ 在逾越節加入未受割禮者無緣吃逾越節羊羔的條例，明顯就是一種身份的區分（出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c1981), p.124.

22 哈加達在公元二世紀被收集在猶太典籍米示拿(Mishnah)中，這為聖殿被毀（主後70年）及第二次猶太人叛變（主後132-135年）之後，即使它部分內容反映耶穌或更早時代的情況，但至見於米示拿的過程中必有增加及修訂，「藏餅」即為一例。

23 Nahum Glatzer and E. Goldschmidt, *The Passover Haggadah* (New York (State): Schocken Books, c1969), pp.21, 85.

24 Philip Goodman, *The Passover Anthology* (Philadelphia-Jerusalem: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3), xiii.

十二43-50)。

聖經記載了多個不同時代的逾越節，俱在非常時期中，藉逾越節凸顯他們獨特身份的認同功能，如約書亞在進佔迦南地前夕命全民行割禮及守逾越節(書五)；希西家王及約西亞王在北國滅亡後及國勢孤立時大事慶祝逾越節，招聚北國餘民前來遵守，推展「一個聖殿」的身分認同及政教復興工作(代下卅、卅五1-17)；²⁶ 擄民回歸建立聖殿後旋即守逾越節及除酵節，帶來心靈的復興(拉六19-21)；在以西結復興異象中，理想的聖殿敬拜包括守節，由逾越節和除酵節開始(結四十五21)。

不少文獻記載耶穌時代耶路撒冷守逾越節的情況，它是整體社會的行動，牽動整個社群，以色列人由各地上來守節，沿途朝聖者絡繹不絕，新知舊遇如同親人般彼此照應，野獸強盜盡都絕跡，政府修橋補路，粉飾墳墓(油上白油後晚上反光，免朝聖客誤入而染上污穢)，耶路撒冷內外遍滿人群，商業買賣與拉比講學隨處可見，²⁷ 可借用超級宗教黃金週來形容，這是特殊的共同經驗，也將神子民等待彌賽亞拯救的盼望投射在其中。

哈加達正是透過禮儀，傳遞猶太教的信仰和傳統，讓世代代的子孫可以確認信仰身份及擁有共同的信仰體驗(參附件二：哈加達禮文書內容)。哈加達教育功能很強，桌上有無酵餅盆(三層無酵餅)及逾越節盆(置有苦菜、歐芹、鹽水、甜醬、烤羊骨及蛋六種食物)，各有預表象徵。²⁸ 述史部分很詳盡，參與性很高，禮文中兩次涉及四個孩童的參與，首先，分別問四個問題，環繞「今晚與其它晚上有何不同？」來指出救贖的經驗及恩典；²⁹ 另一為律法書中四次吩咐敘述出埃及的故事，因此設計由四個不同兒子(聰明、邪惡、單純、年幼無知)來發問，³⁰ 這些參與名符其實是實踐「告訴你的兒子」，達到「作為世代代的定例」。筵席中共喝四杯葡萄酒，四杯各有名稱，分別為潔淨之杯、解放之杯、救贖之杯、稱頌之杯，按傳統是根據出埃及記六章6-7節中四個第一人稱的動詞引伸而出。³¹

25 Paulus Gijbertus Johannes, Post and others, eds., pp.100-101.

26 Hayim Shoys, p.45.

27 Ceil Rosen and Moishe Rosen, *Christ in the Passover: why is this night different?* (Illinois: Moody Press, c1978), chapter 5.

28 雷建華：《逾越節慶典手冊：哈加達》(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97)，頁23-25。

29 同上，頁34、85-86。

30 同上，頁35-37。

31 同上，頁84-85。

總結

本文旨在說出逾越節在聖經及傳統中的演變。逾越節對猶太人有獨特意義，其它民族與其它人不需要也不能依樣葫蘆；其中亦有很多處境神學的元素，其實聖經不少事件、觀念都有這種演變的過程，因此參照更多聖經例子，再建構整套處境神學才更完備。逾越節涉及救贖這最核心也最重要的真理，經歷長久的年日及多次轉變，因此顯然極具指引及參考作用。

救贖是逾越節的核心內容，它不但告訴我們神的救贖作為，更指向救贖的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救贖作為，是過去歷史上一次發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真實事件；當然耶穌所指的餅與杯，也指向救贖事件，就是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就永遠的救贖（來七26-28）。但綜觀另外兩個階段（入迦南後的逾越節及哈加達逾越節），並沒有具體的救贖事件，哈加達逾越節還可說有救贖的盼望在其中，但迦南地的逾越節肯定沒有我們可習慣理解的直接救贖作為在內。因此逾越節更要指出那位救贖的神，藉著上文兩個發展方向提供的兩重視域告訴我們，若我們簡化地以出埃及事件只為屬靈救贖的表徵，耶穌的救贖為真正的救贖（表徵與影兒的實體，西二17），我們現今等候神終極的救贖，如此只是將神視為（退減）超然物外的屬靈拯救者，忽視了以色列人救贖歷史的視野，即神也是在肉身、政治、社會的處境中施行救贖作為的主。若從迦南地的逾越節肯定沒有我們習慣理解的直接救贖作為來看，救贖的主是立約的神，是與人產生關係及對人作出回應的神，是進入我們每一生活處境中的神，因此那拯救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的神也是他們在迦南地農耕時那位農作物的主；對今天的信徒來說，也就是幫助我們面對工作、面對社會轉型的主。救贖的主不是退隱的主，乃是全然參與的主，救贖也不只是靈魂的救贖，而是全人的救贖。由此觀之，神這種參與的本性使處境神學成為了必然、具有主動性、比社群性質的過去—現在—將來向度更具原動力。

處境神學要處理的是文本(text)與處境(context)、內涵與容器、不變真理與多變社會之間的關係，上述的逾越節事件可提出重要的思想方向：真理(核心真理)是存在的，只從神及其啓示或宣示而來，且是不可更動的，所謂真理，就是朝著神的終極計劃進發，具備神學的過去—現在—將來向度，因此也必定是要在處境的視域中彰顯出來。處境神學的責任是在處境中演繹及彰顯神的真理(上

文提及的延展及深化)，但處境的伸展量度有多遠，其最保守處是真理絲毫不可減損，其最開放處是表徵物件與禮儀都可更改。在處境中演繹及彰顯神的真理的最好方法，必須完全運用及掌握到表達真理媒體的社會功能，包括政治、社會、文化、禮儀、藝術等，³² 當然這種掌握及尺度拿捏需要探索及嘗試，而其過渡與成形也需要一些時間才能達成。

在逾越節四個階段的轉變中，也讓我們對處境神學的模式帶來一些啟發。在處境神學模式中，什麼模式是最理想的模式呢？而「翻譯模式」(Translation Model)與「人類學模式」(Anthropological Model)一定列於兩極，³³ 好像它們完全不能銜接或必然衝突似的，因此二者不能並存，好像文本與處境、神的真理與人的需要是不能融和並存一樣？但這是否應有的結果？或只是在進行處境神學時仍有偏頗，仍未找到處境神學精髓所在？以色列人進迦南後面對農耕的新處境，引伸出神是農作物之主宰，且融入記念神救贖作為的逾越節之內，此演變及延伸看重人的需要，明顯朝向人類學模式一端；哈加達逾越節面對聖殿被毀與獻祭終止，救贖是逼切需要，哈加達將神的救贖信念延續下去，化成盼望，³⁴ 其深刻解說及高度參與更似翻譯模式。如此說來，同一記念逾越節的事件，在不同時代及處境下，以不同形式(或模式)出現，這正是處境神學應該呈現的情況。神學是有關神的學問，處境神學就是在獨特及個別的處境中顯出神的真理，神超越處境之上，因此神的真理不可失，又因神超越處境，不可被囿於某一處境之內，這也是上段「真理絲毫不可減損，表徵物件與禮儀都可更改」的意思。因此重點不在那種模式更好，而是它能否持守真理，又回應處境需要。在執著真理時，要真誠地向人開放，不只留於過去的表達形態或文化樣式，但同時也要真誠地向真理開放，不將神囿限於一己狹隘的神學框架之內；在關注處境時，不可失去永恆盼望的向度，將人看成只有物質及只有今生一般，而同時也不可失去信仰的身份及見證。

32 Philip Goodman, pp.182-419. 書中以一半以上篇幅記載有關逾越節的散文、故事、詩歌、音樂、藝術、文藝、舞蹈。

33 Stephen B. Bevans, *Models of Contextual Theology*, 2nd ed. (Maryknoll: Orbis, 2002), p.32.

34 在耶路撒冷失陷及聖殿被毀(主後70年)前後，有些猶太人有強烈的政治革命意識，要推翻羅馬的統治，其彌賽亞觀必然地投射在逾越節的救贖概念上，因此引來第二次叛變(主後132-135年)，但隨著猶太人被鎮壓及被分散，救贖盼望找不到可以付諸行動的形式及時間出現，只可在哈加達中以內心信念及盼望來呈現。

附錄一：逾越節聖經經文

要明白聖經時代的逾越節，必須查看聖經經文的記載，本附錄列出有關的重要經文，以作參照。聖經（舊約）有關逾越節的經文分為兩類：傳統文件(Traditional Document)及歷史文件(Historical Document)，¹ 傳統文件記載於五經內的出埃及記至申命記之內，它當然記載了逾越節在出埃及記的源起，也立定逾越節在曠野及迦南地的條例。但由於底本學說的理論，對其寫作時間及處境需作另一番考究，因此其時間的歷史性不最清晰。無論如何，它是認識逾越節來源（及其演變）的主要材料。歷史文件見於其它經卷，記載事件，我們可從具體的年代、地點、歷史背景來認知這些記載，並藉此探知逾越節禮儀的演變。主要經文如下：

一. 傳統文件中的逾越節²

A. 逾越節源起

1. 出埃及記十二章
2. 出埃及記十三章

B. 逾越節條例

逾越節條例放在節期條例之內，在五經不同地方都有記載，以下只將兩類經文列出：

Ba. 一年三次守節的吩咐

1. 出埃及記廿三14-17
2. 出埃及記卅四18-24
3. 申命記十六16-17

Bb. 逾越節—無酵節的條例說明

1. 利未記廿三5-14
2. 民數記廿八16-25
3. 申命記十六1-8

1 Judah Benzion Segal, pp.1-2, 42.

2 同上，第二章，文中並以編修學說之J、E (JE)、P及D對比排列出來。

二. 歷史文件中之逾越節

A. 入迦南（約書亞記五10-12）

B. 希西家王（歷代志下三十一-27）

C. 約西亞王

1. 列王記下廿三21-23
2. 歷代志下卅五1-19

D. 以斯拉回歸（以斯拉記六19-22）

三. 新約經文

A. 對觀福音

1. 馬太福音二十20-21、26-29
2. 馬可福音十四17-18、22-25
3. 路加福音廿二14-20

B. 約翰福音（約翰福音十九31-37）

C. 書信（哥林多前書五7-8）

附件二：哈加達禮文書內容

猶太人的逾越節有超過三千年的歷史，但至公元二世紀，其慶典程序及經文才被收集在猶太典籍米示拿(Mishnah)中，這典籍可反映耶穌或更早時代的情況，使在聖城以外居住的猶太人也能履行宗教生活，學習猶太教的制度和傳統。

哈加達(Haggadah)是猶太人的逾越節慶典手冊，從聖經、米示拿及米大示選裁的摘錄，再加上一些儀式而成。哈加達的文獻很可能在二世紀開始流傳(不確定書中的記載推前至什麼時候已開始實踐，但不少學者相信在耶穌時代已經遵行)，其內容在每一代再經修改及加插。現存最古舊的哈加達抄本來自十世紀，屬「宗禱書」一部分，至十三世紀獨立成書。哈加達在不同背景下獨立發展，有多個版本，但主要內容卻大同小異。

以下是哈迦達(Haggadah)記載有關猶太人逾越節當晚慶典的內容：¹

項 目	內 容
1. 尋酵(<i>Bedikath Chametz</i>)	再次象徵式除酵
2. 燃燭／燃燈	女主人燃燭
3. 祝聖(<i>Kiddush</i>)	喝第一杯酒
4. 洗手(<i>Urchatz</i>)	參加者洗手
5. 吃菜(<i>Karpas</i>)	吃歐芹
6. 擘餅(<i>Yachutz</i>)	將中層無酵餅擘開，包起「藏餅」
7. 敘述(<i>Maggid</i>)	主要為敘述歷史
A. 苦餅(<i>Ha Lahma Anya</i>)	舉餅、斟酒
B. 四個問題(<i>Mah Nishtannah</i>)	四個幼童發問四個問題，主旨在為何今晚與其它晚上不同
C. 我們為奴(<i>Avadim Hayinu</i>)	述為奴歷史
D. 四個兒子(<i>The four sons</i>)	律法書四次吩咐敘述出埃及故事，安排四個孩童以四類兒子發問
E. 我們的先祖當初拜偶像 (<i>Mi-tehillah oveedei</i>)	述先祖歷史
F. 願那履行的受頌讚 (<i>Barukh shomeir</i>)	述神早已計劃終結為奴的日子

1 本內容根據雷建華的《逾越節慶典手冊：哈加達》列出，一因這是嚴謹作品，沒有刪減哈加達的內容，二因它加上新約角度的解釋，三因它是中文著作，適合華文讀者。每項目後之英文斜體字為原希伯來文英文音譯。

G. 我祖是流浪的亞蘭人 (<i>Arami oveid avi</i>)	述以色列由人口稀少至昌盛，神以十災拯救及逾越節事件
H. 我們已滿足(<i>Dayyeinu</i>)	啓應形式述神十四項恩典，以「我們已滿足」回應
I. 拉比迦瑪列曾說 (<i>Rabban Gamliel Hayah omeir</i>)	指出逾越節三個要點：羊骨、無酵餅、苦菜
J. 在每一代(<i>Be-khol dor-va-dor</i>)	申述每一代經驗此恩典
K. 因此(<i>Le-fikhakh</i>)	申明要頌讚神
L. 讚美(<i>Hallel</i>)	以詩篇頌讚、喝第二杯酒
8. 洗手(<i>Rachatz</i>)	飯前洗手
9. 吃餅(<i>Motzi</i>)	吃上、中層無酵餅
10. 吃苦菜(<i>Maror</i>)	吃苦菜
11. 吃苦菜三文治(<i>Korekh</i>)	下層餅加苦菜而吃
12. 晚餐(<i>Shulchan Orech</i>)	晚餐、收起「藏餅」
13. 吃藏餅(<i>Tzaphun</i>)	尋找「藏餅」、吃「藏餅」
14. 頌讚(<i>Bareikh</i>)	頌讚、喝第三杯酒
15. 讚美(<i>Hallel</i>)	以詩篇頌讚
A. 詩一三六	詩一三六、喝第四杯酒
B. 以利亞杯	斟以利亞杯、開門與關門
C. 羊骨與蛋	述羊骨與蛋的意義
16. 結續(<i>Nirtzah</i>)	明年在耶路撒冷